

锋芒毕露!

山海计划 20 强青年导演作品联展进行中



导演们现身活动现场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艾修煜
图/羊城晚报记者 钟振彬 蔡嘉鸿

由羊城晚报报业集团主办的2025山海训练营目前正在广州举行。用作品和观众打招呼,是青年导演们最“对味儿”的自我介绍方式。为了让观众对青年导演们加深了解,同时增进20强导演之间的交流,本届训练营特别设置了四场20强青年导演作品联展并由导演们现身映后交流。

在7月12日进行的首场联展上,来自导演袁铮、李怡薇、汤雯迪、张卓鹏、黄芷莹、刘子洋、肖巴尔的作品已与观众见面。

7月13日晚,联展第二场如期举行,导演侯自然、朱云逸、李尚山、张胜佳、侯晓、龚慧、段芹梅携各自作品展映、陈述创作故事,并解析创作动机。

据悉,这些参加联展的短片作品凭借出众的质量,帮助本届20强导演在柏林国际电影节、平遥国际电影展、北京国际短片联展、FIRST青年电影展等海内外重要节展入围或获奖。这些作品呈现了从普通个体关怀纪录,到社会热点议题捕捉,从家庭与故乡羁绊,再到聚焦小镇青年与海外移民劳工等多元视角,类型涵盖剧情、纪录、实验等。

另外,参加本次联展的部分短片是导演尚未公映甚至未完全定稿的作品,鉴于联展的交流机会难得,导演们纷纷撩起新作面纱,请同业者品鉴,并让观众先睹为快!

萧汝冠提点青年导演: 要极力避免作者的一厢情愿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艾修煜
图/羊城晚报记者 蔡嘉鸿

在7月14日举行的山海训练营活动中,导师萧汝冠与李尚山、肖巴尔、侯自然、朱云逸四位20强导演进行了一对一对谈,并针对性给予了指导和建议。

导演李尚山的项目《东江西去木棉红》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广东惠州东江上的故事,影片将通过夜色、霓虹、江水等自然元素,讲述一位夜钓中年男人内心的落寞和无奈。

萧汝冠提醒,可以用“钓鱼”这一标志性的人物行为反映人物内心,搭建展现父女情

感的桥梁。另外,萧汝冠建议将“介质物”金鱼和木棉花的意象引入片中,丰富影片画面和内涵,同时还可以重视影片的剪辑逻辑,“通畅的逻辑能够让观众理解我们的表达”。

导演肖巴尔的项目《无人知晓》讲述了都市女编导王心悠前往偏远乡村勘景,意外邂逅多年未见的儿时旧识袁根的故事。

萧汝冠表示,眼下的剧本中,对于“记忆错位”和“人物情绪变化”的描述非常生动,但如何从文本转变为画面呈

现,对于导演和摄影师都是考验。

另外,天气在本项目起到重要的情绪铺垫和引导作用,萧汝冠建议肖巴尔重点思考“如何呈现潮湿感和暴雨的氛围”“如何展现天气对人物产生的影响”“片中埋藏的伏笔如何引爆”“二人记忆的重现,是单纯依靠对白还是引入儿童演员情景再现”等问题。

导演侯自然的纪录片项目《时间深处》带着“社会如何适应老龄化趋势”的现实疑问,以镜头记录老年人在面临衰老死亡时的真实状态。

萧汝冠对于这一选题表达了赞赏:“导演可以在这么青春的年纪关注到这样一个目光深邃的题材,非常可贵。”他还提醒导演:“拍摄老年人会很费时间,你需要在非常日常的生活里,提炼和展现属于老年人的困境。”

萧汝冠还强调了“人物具有行动线”的重要性:“否则人物会困在同样的空间里。”萧汝冠建议侯自然:“锁定一个行动线鲜明、故事属性强的女主角,充分展现人物特质,让观众与她建立深刻的心理连

接,把人物背后的故事讲透。”

朱云逸导演的项目《我们未曾经历的风景》试图通过一位深圳老人对海边红树林的回忆,追问在急速城市化过程中失落的代际记忆。“16毫米胶片实拍结合3D动画”的拍摄手法,是该项目的鲜明特色,也是导演朱云逸试图用来展现现代际断裂的手法。

不过,萧汝冠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形式未必能精准地传达导演意图:“对于当代的观众来讲,16毫米胶片也是数字形式的一种,尽管画面质感不同,但仍旧是不可控不可触不可闻的,无法给观众感受。”

他建议不妨在项目中引入“孙子”一角,让其成为老人的对立面,利用祖孙对话的形式直观地呈现两代人不同的视野。“剧本现在的架构不叫‘对话’而叫‘自说自话’,要引入反方,通过辩证才能得到反差,进而得到不同人对于反差的不同感受。”

萧汝冠强调:“展现生活的触感和体感是创作的核心,要极力避免作者的一厢情愿,影片采用的表现手段要确保导演思想真正被观众吸收。”



导师萧汝冠(右)接受采访

她担起星空

□周德富

灌江的水汽在六月时已凝成蜜色的雾,裹着蝉鸣往县城一中的走廊里渗。高考结束的铃声刚断,铁闸门似的教学楼就泄出滚滚人潮,运动鞋擦地声混着撕碎试卷的噼啪响,像一锅煮沸的豆芽。柳燕缩在宿舍楼阴影里,指关节咬着蛇皮袋磨出的毛边——那袋子鼓得像怀胎十月的母兽,装着三年的试卷、泛潮的五年高考三年模拟》,还有件洗得透亮的蓝校服,领口别着枚褪色的团徽。

“妈,车快到了。”她对着手机话筒重复。校门口的马路被家长的轿车堵得像腊肠一样满,鸣笛声浪里,柳燕盯着腕上的电子表,秒针每跳一格,去镇上的末班车就离她远一寸。她胃里像塞了团湿棉絮,又酸又沉——今早她只喝了碗稀粥。此刻,扁担的影子在眼皮底下晃了晃,那是父亲用老家后山的金竹削的,青篾里渗着汗渍,磨得比铜镜还亮。

她蹲下身,把蛇皮袋拽成葫芦状,粗麻绳在扁担两头绕三圈。竹片贴上肩胛骨的刹那,整个人沉下去半寸,锁骨发出细微的“咯咯”声。这力道她熟稔得很,就像七岁那年挑水,木桶在田埂上晃出一串串的银珠子,爷爷在背后喊:“腰挺直。”也像十二岁那年扛谷袋,稻芒扎进后颈,汗水把衣领腌成“盐碱地”。此刻,书包带勒着她的前胸,

里面装着准考证和估分草稿,纸页被体温烘得发潮。

她弓着背往人缝里钻,扁担在肩头划出一道柔韧的弧。前排家长的遮阳伞檐扫过她的头顶,香奈儿的香水味和她身上的皂角味绞出一种奇特的味道。突然“啪嗒”一声,她裤袋里的橡皮擦掉在地上,正滚到一个穿皮鞋的男人脚边。那男人慌忙弯腰去捡,抬头时看见女孩额角的汗珠正砸在扁担的青篾上,晕开一小圈深色的痕迹。“丫头,歇会儿吧?”他递过瓶矿泉水,柳燕却摇摇头,指了指远处的公交站牌,嘴唇动了动没出声——她怕一开口,积攒的力气就散了。

有人看到这一幕,拍了一张照片。这张照片后来在朋友圈疯转。配文从“寒门学子”到“最美肩膀”,变着不同的花样,县电视台的记者也扛着机器堵在教学楼前。

有个戴金项链的记者举着话筒追问柳燕:“你觉得扁担精神对当代青年有什么启示?”柳燕攥着衣角没说话,倒是旁边的陈老师突然笑了,推了推眼镜:“她刚在办公室还说,扁担挑不动‘网红梦’,只能挑动实在日子。”这话让全场静了九秒,随即爆发出低低的笑声。

真正让柳燕慌神的是三天后的清晨。她在灶房烧火,手机突然震动,屏幕上跳出省报记者的私信,问她“是否能接受央视采访”。柴火在

灶膛里爆出火星,她盯着跳动的蓝焰,想起去年冬天父亲打工摔断腿,母亲连夜坐火车去照顾,她打着手电筒给猪圈添食,霜花在睫毛上结成冰珠。正愣神时,锅盖“噗嗤”响起来,粥沫溢到灶台上,她慌忙去擦,却碰倒了窗台上的保温杯——那是她获作文比赛一等奖的奖品,杯身上“展翅高飞”四个字已掉了色。

“小燕,该走了。”陈老师顺路来接她一起返校。他推着二八大杠自行车,车后座绑着个藤编筐,里面除了保温桶,还躺着本用红布包着的书。柳燕发现车龙头上挂着串野蔷薇,粉白的花瓣上沾着露水。“今早路过田埂摘的。”陈老师看见她的目光,有些不好意思地挠挠头,“你妈说你喜欢。”

自行车碾过碎石路时,他突然哼起一段老调子,柳燕听出是去年校庆时她领唱的《每当我走过老师的窗前》,跑调的旋律混着车铃响,惊飞了路边草窠里的麻雀。

“陈老师。”她突然开口,“网上说我挑起了星空。”

男人蹬车的动作顿了顿,从藤筐里摸出那本红布包着的书——是她高三时落在办公室的《飞鸟集》,扉页上有她用铅笔写的“想当老师”四个字。“你看这灌江。”他指了指远处的江面,“星星落进去只能叫倒影,挂在天上才是星空。”

后来的事像被江水冲淡的墨

迹。媒体热度退得比潮还快,柳燕的录取通知书寄到那天,她正跟着母亲在茶园采茶。邮递员的摩托车碾过碎石路,绿色信封封上的“师范大学”烫着金边。

某个秋夜,柳燕在大学宿舍整理行李,窗外的月光正透过梧桐叶,在书桌上投下斑驳的影,像极了老家后山的竹林。她突然想起陈老师说的“星星落进江里”,抬头看向星空——有什么东西,正像灌江的水汽般,悄悄凝成了天上的一颗星。



晨 秋明 摄

有教师临时宿舍,一些老师住进去后,便再也没挪窝。不要租金的房子谁不想?偏我是新来的,空出房了也轮不上我。我向小哥诉苦。小哥笑了笑,没吭声。

隔天,他到学校检查工作,临走前,他当着校长的面塞给我一个信封,“小妹,上次见你租住的房子漏水,给你2000元,请师傅维修一下吧。”校长见状,立刻堆起笑容:“肖老师还租房住?哎呀,是我们工作疏忽!学校刚好腾出一间宿舍,条件虽然一般,但离教室近,肖老师正好搬进去!”我有些懵,看向小哥。

“不违反规定吧?”小哥淡淡地问。“不违反!本来就是给老师们周转用的,肖老师完全符合条件。”校长答得斩钉截铁。

小哥点点头,没再多说。我捏着信封,心头涌起一股感激的暖流。

搬进宿舍后不久,小哥又来了。“跟我去吃顿饭。”看见桌上干枯了的竹筒,他皱了皱眉,“这东西还留着?占地方。”

我捡起浸润着岁月痕迹的竹筒,紧紧攥在手里,心想:“万一呢?”小哥后来考上大学,再见时,已是西装革履的副县长。

那年,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县中学教书,住在出租屋。学校

后来,听说方老板拿到一个旧城改造项目,我疑窦顿生,忍不住问:“小哥,方老板那个项目,是你促成的吗?”小哥微微一笑:“你都看见了,那晚只喝酒,不谈事情。”他耸了耸肩,语气轻松地说:“跟我没关系。你可以作证的。”

我心里一沉。

直到有一天,两个目光犀利的陌生人找到我。在事实面前,震惊和悲伤如潮水般将我淹没,恍惚间,耳边又响起奶奶嘴里那怪异的声音。擦干眼泪后,我默默拿出桌上那对竹筒,给他们说起奶奶讲的故事。他们听了,很沉重地说了句:“没有‘竹筒’套住他的手,又怎么能指望他最后能抽身而退呢?”

不久,我听说小哥因为通过张局接受了方老板的行贿,被留置了。

清风有道

□肖曙光

郑陆心源:

保持感受力 捍卫创作的锐气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

图/羊城晚报记者 钟振彬



郑陆心源

的“正统”和“对错”保持警惕。“毕业前的最后一节导演课上,老师让我们把申请学校时、未经过专业训练的片子拿出来看。我非常震惊的是这些片子都很有个性,大家都非常迫切的表达欲。但到了整个训练结束的时候,你往往看到大家不仅缺乏对电影语言本身的反思,还呈现出强烈的趋同性。”

在她看来,规则应该服务于表达。她偏爱导演的早期作品,因为这些作品保存了创作者的锐气。这种生命力正是她所追求的。

公开课中,郑陆心源分享了她在2018年参加FIRST训练营的经历。她带着一页剧本框架和两名素人演员前往西宁,通过当地调研建构故事,最终拍出短片《公车上的白色蝴蝶》。“对我来说,最有意思的是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想法,然后如何实现它;而是在调研的过程中我如何发现问题、提出问题。”这一届训练营的导师是蔡明亮,郑陆心源也从他身上得到了不小的启发:“当时有另一名同学,他的作品在我们看来已做到了剧本扎实、情感清晰,但蔡明亮却认为这部作品没有构建好情境。这让我明白,导演不能满足于基本叙事,情境构建是更复杂的感官体验,作为导演,我们必须永远保持高标准。”

业界前辈的指导固然珍贵,但郑陆心源不忘提醒山海训练营的学员要有自信:“他人的点评和肯定没那么重要,最重要的是你和你的作品。学院和导师就像是一段恋爱,相遇的时候有心动、有兴奋,但最终还是需要各走各路,怀揣着这个经历继续走。”

等待破壳

□龙悦

续完成早读准备。当最后一粒沙落下来,陈小阳刚好气喘吁吁地冲进教室,头发上还沾着水珠。

“只差一点点!”全班惊呼。他在他桌上放了颗星星贴纸:“明天沙漏转完前到,就有两颗星。”

课间我布置了植物观察角。陈小阳蹲在花盆前,用放大镜研究蚯蚓松土的轨迹,连上课铃都没听见。下午上科学课,他突然举手:“老师!我发现薄荷叶被咬的缺口都是月牙形的!”同学们凑过去看,第一次,没有人嘲笑他。

变化像春芽般悄然发生。第三周周三,沙漏还未过半,陈小阳就端坐在了座位上,头发梳得一丝不苟。他骄傲地向我展示记事本——虽然字还是歪歪扭扭,但每页都画了天气图标。

“回座位吧。”我递给他一张湿巾,“把饭团吃完再上课。”下课铃响后,我翻看学生档案。陈小阳的记录表上贴满黄色便签:上课走神、作业字迹难以辨认、课本总是皱巴巴……但最后一页附着的绘画作品却让我眼前一亮——那是用蜡笔画的蚂蚁搬家图,每只蚂蚁的神态都活灵活现。

2

周五放学后,我按地址找到了城郊的联排公寓。敲开503室的门时,扑面而来的煎蛋的焦糊味。陈小阳系着过大的围裙,正手忙脚乱地关火。

“林……林老师?”他手里的锅铲“当啷”掉在地上。厨房台面上散落着蛋壳,电饭煲显示“保温”状态,墙角堆着几袋速冻食品。

原来陈妈妈在开发区上夜班,每天凌晨四点才能回家。小阳床头闹钟定在六点,但常常按掉继续睡。“我自己煎蛋总是糊……”他小声说,从书包里掏出作业本。“老师,昨天的作文……”纸上的字像被风刮乱的蚂蚁,但我辨认出了这样的句子:“今天看见花坛的蚂蚁在搬死蝴蝶,它们很团结,不像我们班……”

当晚我和陈妈妈通了电话。她疲惫的声音里带着哽咽:“他爸走后,小阳变得特别敏感。有次我批评他写字丑,他哭着说‘我的手不听使唤’。”

3

周一晨会上,我搬出个透明沙漏。“从今天开始,我们要玩‘时间魔法师’游戏。”细沙流淌时,孩子们

期末教学开放日,陈妈妈红着眼站在植物角前。那里现在摆着八个玻璃箱,标签写着“陈小阳昆虫观察站”。孩子们挤在显微镜前,看蚂蚁如何用触角交流。

“今天我们将分享《我的进步故事》。”我打开投影仪,屏幕上出现对比照片:左边是皱巴巴的旧作业本,右边是现在工整许多的笔记。最后

张是小阳昨天的班级全家福,每个人头顶都飘着对话框——老师的那格写着:“慢慢来比较快。”

下课铃响时,学习委员走过小阳身边,看到阳光透过植物角的玻璃箱,在小阳那页日记上投下蛛网般的光影,上面写着:“今天发现教室房檐下有新燕窝,想起林老师说,等待破壳要有燕子妈妈那样的耐心。”